

尔雅丛书

雅

毕摩

李辉 著

BIMO SUIPIAN

碎片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华云碎片

李辉 著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笔墨碎片/李辉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7. 4
ISBN 978-7-5336-4508-3

I. 笔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1979 号

责任编辑: 唐元明

装帧设计: 朱 锦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 (合肥市跃进路 1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制 版: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50×960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00 000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 000

定 价: 29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电 话: (0551) 2823297 2846176

目 录

一 携书

- 苏州的那口老井 / 3
- 幸福，还是不幸？ / 7
- 在巴黎感受巴金 / 12
- 读诗犹忆散宜生 / 16
- 《良友》兴衰，融入历史 / 19
- 难忘萧乾 / 23
- 他说：人总得有历史感 / 27
- 青黄不接，到底谁的错？ / 30
- 在冬天，怀念梅志 / 33
- 重新发现丁聪的画 / 40
- 记忆，为何如此美丽 / 44
- 千年故事 / 48
- 不会被错过的老头 / 52
- 精神自由，人自风流 / 56
- 至今难忘《观察》时 / 62

目

录

1

- 活在纯爱中 / 65
 “悬崖边的树” / 69
 了犹未了，此生悠悠 / 73
 长空万里，落叶萧萧 / 76
 小书房，大风景 / 80
 复旦，渐行渐远的影子 / 83
 枕上看潮头 / 87
 最是此情难解 / 92
 历史情结 / 96
 留住时间，或者叹息 / 100
 永远的《老房子》 / 104
 把笑声留下 / 107
 我喜欢的 2003 年的书 / 111
 墙上的笔墨 / 114
 地图相伴的快乐 / 117
 兴趣 / 120
 这些影响中国的外国人 / 122
 走在潘家园 / 129
 城市影像在记忆中 / 134
 信或日记的困惑 / 137
 底线 / 140
 永远尴尬着，或者隐痛 / 148

二 故纸

- 看他们款款而行 / 155
 寻寻觅觅潘汉年 / 158

满池残荷败叶	/ 161
怎一个“求”字了得?	/ 164
从边城走进故宫	/ 169
那一瞬间的握手	/ 172
还有另一种馈赠吗?	/ 175
豪爽随风去何处?	/ 178
一误即是三百年	/ 181
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中	/ 184
用睡袍把冷裹住	/ 187
从“边缘”跌了进去	/ 191
走不进的家门	/ 194
沈从文与徐志摩	/ 197
1955 年的禁书	/ 200
两份史料,两种处境	/ 208
印证反思的“交代”	/ 218
文革“小报”上的巴金	/ 222

三 天窗

有多少天窗可以再开?	/ 233
万般景象,一书风云	/ 239
笔下春秋写信史	/ 249
理性透视下的人格	/ 258
生命的穿透力如此强烈	/ 266
挖掘记忆	/ 270
站在坚实之上思考	/ 274
从鸡毛、豆腐到历史	/ 279

历史还原：必要与可能 / 285

从容而诗意地行走 / 291

冷静中，揪心的痛楚 / 295

盲艺人，挺立高山之巅 / 298

莫将蓝衣作蓝衫 / 302

错误太多的翻译 / 306

携 书

苏州的那口老井

我喜欢旅行，而且偏爱漫步。我觉得，漫步才是细细品尝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，特别是在有着丰富历史景观和人文内涵的地方。

每次走进苏州，我总爱选择漫步。一个人，或约上一两个朋友，穿行大街小巷，如同行走于名山大川，景随步移，情随景生。被历史文化雕琢得玲珑剔透的狮子林、沧浪亭，走进去，不急于每个角落都走到，而是找一幽静处坐下，看假山垒石，听潺潺水声。偶尔有游人走过，闲听彼此间的调笑，遂平添出诸多乐趣。笑声走远，复归于幽静。抬头，忽见有云朵飘逸，虽无身在名山大川感受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意境，但云影与园林树丛楼阁相映衬，另有一番情调。惜乎此种访古寻幽的情趣，不是在每一个城市、每一次闲坐都能有幸享受得到的。

有目的地追寻历史场景，则是另外一种情趣。有一次在苏州，我从十全街的住地出发，穿过大街小巷，寻访沈从文留在沧浪区九如巷的踪影。

曾常和沈夫人张兆和聊天，听老人谈她的故乡苏州：九如巷3号这座小院里度过的快乐童年；沈从文忐忑不安第一次走进小院；张家父母高兴地接纳这位向张兆和求婚的湘西“乡下人”作家；张父与沈从文有了文化上的共鸣；“文革”后期，1976年8月，北京住处任唐山大地震中山墙部分倒塌，为避难，沈从文夫妇回到这里寄寓数月……

小巷已非小巷，远没有老人描绘过的、我曾经想像过的那种雅致韵味。老房子大多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那种粗糙的方块状楼房。不过，好在小院依旧。张兆和的一位弟弟居住在此——从出生到如今，张先生一直在此生活。八十几年，在这座小院里，他看惯了秋月春风。走进去，但见南北两排厢房，白墙黑瓦屋顶，门前各有长



苏州九如巷古井。

长一排走廊，廊柱已显灰暗。院子中央一口老井，四周拾掇得干干净净，井水，映一片天空。井沿为青石板，高出地面约半尺，上面已磨出十多道或深或浅的绳沟。

走进沈从文在这里住过的房间。门半掩，门框油漆剥落；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发响；一把藤椅，藤皮泛着深黄。旧时岁月都苍老了。

一间客厅里，悬挂着沈从文功力深厚的章草。他写的是人们熟知的李白诗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……”写得气势酣畅，龙飞凤舞里挥洒着沈从文沛然而出的激情。避难寄居苏州时，是他个人、也是整个民族艰难之时，现实令他忧虑。读《沈从文全集》，见他从苏州给外地的儿子写信说：“目前总形势计……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，无可避免的……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。……但是应当相信，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，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。”再过几月，传来“四人帮”下台的消息，他在致友人信中说：“把我们所想像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。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。”欣喜若狂的心情可以想见。沈从文书李白诗想必挥毫于此时。

时光消磨，才华虚掷，十年、二十年沉寂于角落的沈从文，在苏州等待。如今，他渴望着一个新创造的开始，准备着千里京城一日还的启程。一座含蕴深厚的城市，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为一个人的生命补充养分。就像小院的老井，总是吸纳飘落的雨点，再以一泓清水映衬一片天空。

走笔至此，忽然想到了我的第一次走进苏州。1978年，我刚到上海复旦大学念书，“五一”时陪从家乡湖北到上海出差的中学同学游览苏州。我们漫步，走盘门，过胥门，进沧浪

亭……再走进一个小饭馆坐下。

当时刚刚恢复高考，第一届新大学生还是新鲜事，衬衣上戴一枚白底红字的“复旦大学”校徽，总是会引来目光。邻桌有两个苏州女孩，她们看看我，然后低头议论几句，说什么听不清，也听不懂，但那个漂亮女孩的细语柔声却让我陶醉其中。我不敢大胆注目她们，但也不时悄悄瞥上一眼，游览的感觉顿时美妙了许多。一会儿，她们先站起来，走过我身旁时，她们还在交谈。我忍不住，还是斗胆抬起头，想好好看看那个漂亮女孩。她似是注意到我的唐突，朝我抿嘴微微一笑，转身就挽着同伴的胳膊离去。

倩影飘然而去，转眼已是二十多年。那一瞥目光，那一声软语，早已融进苏州的韵味，融进我的记忆了。

幸福，还是不幸？

——张兆和与沈从文

时间真快，张兆和老人去世转眼已有半年多了。

一直难忘在她去世一个月之前最后一次去看望她的情景。那是在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的前几天，衰老的她思维虽不再明晰，记忆也显得模糊，但仍还可以本能地与人简单对话。

指着沈先生的一张肖像，问她：认识吗？

“好像见过。”又说：“我肯定认识。”但她已说不出“沈从文”这个名字。

我心凄然。衰老与疾病，常常就这样让一个个我所熟悉、所敬重的老人失去旧日的风采。这是规律，残酷而无奈。

老人走了。但她许多次亲切、和蔼的声音，一直留在我的怀念中。我想，它们都已是美好的记忆而不会被取代。

浏览网上沈从文论坛，见到过一份谈论张兆和的帖子，作者认为张兆和根本配不上沈从文，话说得甚为尖刻和激烈，好像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完全是一个错误，我为之惘然。我不清楚发议论者到底是根据哪些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两个人结伴而行的漫长旅程和情感，难道就这样轻易地可以贬损，甚至



沈从文与张兆和——两个老人的温馨时刻。

被抹杀？

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，理解一个家庭的婚姻更加不容易。记得黄永玉先生写过这样的话：婚姻就像穿鞋一样，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。这话说得好。

我曾做过一次关于沈从文百年诞辰的演讲，在回答听众提问时，我谈到了对沈从文与张兆和婚姻的理解。一位听众这样提问：

沈先生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有一个能包容他，近乎孩童般放纵的人，这个张兆和，无论沈先生的命运有怎样的不确定性，都能始终如一的耐心，安静的等他回来。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是粗布棉袄式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在沈先生精神有些失常时，他和张兆和之间心灵上是否有很大的距离？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？

我作了这样的回答：

我认为沈从文、张兆和他们一生的婚姻和爱情，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。这是肯定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，沈从文与张兆和，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。因为沈从文是个野性十足的湘西人，而张兆和是个大家闺秀，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。张家的张兆和、张允和、张充和几个姐妹，文化修养相当高，一个是昆曲专家，一个是中国的书法文物专家，张兆和本人文化修养也相当高。

张兆和当年曾经写过小说，出版过小说集，张兆和的家书，也写得非常漂亮，文字非常好，她的文学修养也是非常高的。从文化背景来说，我觉得沈从文与张兆和是互补的。当然，从家庭生活来说，他们两人之间，也不能说没有矛盾的，一辈子也不可能没矛盾的。



1983年，张兆和为病中的沈从文洗手的情景。

1993年我曾请张先生和沈公子虎雏先生编选了一批沈从文的书信，这就是后来出版的《从文家书》。编好之后，我还请张兆和写了一篇后记，里面张兆和有这么几句话，很能说明她和沈从文的关系，或者说精神上的沟通：

从文同我相处，这一生，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，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，但是，真正理解他的为人，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，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，现在知道了；过去不明白的，现在明白了。

几百字的后记写得非常朴实、简洁而又真诚感人。黄永玉先生曾经抄录了这篇后记，曾想刻成石碑，竖在沈从文的墓地上。

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关系。九十年代，我跟张兆和谈过很多次，最早的计划想做一本书《张兆和谈沈从文》。我做了一个小笔记本，已经记了不少了。但后来因为手头忙别的事，这个事情就一直没做，为什么没做呢？因为方方面面，涉及到的人和隐私太多，做起来也很费劲，有些事情也不好讲，不便公开。沈家有个很好的传统习惯，就是不愿意太张扬，知道了就行了。有些事情没必要非要见诸文字，或者把它整理出来。

他们互相之间的思想倾向，对生活的看法，对文学的态度可能有不同的一面。但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，张兆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且有时是决定性作用。没有张兆和，可以说就没有《湘行散记》，没有《边城》，包括《从文家书》等。

张兆和是一个不张扬的、很有文学修养的人，在五十年代